



The Red Classics for Juvenile

励志版红色经典系列

少年

烽火三少年 下

邱勋 / 著

【信念】

信念不是铁锤下缭乱纷飞的火花，
而是炉中熊熊燃烧的烈火；
不是夜空中转瞬即逝的流星，
而是西西里岛上彻夜不熄的明灯。
信念让你为了摆脱饥寒交迫的日子
而奋发图强。

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



· 少年励志版红色经典系列 ·

烽火三少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(下) 藏书章

邱 勋 / 著

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烽火三少年(下)/邱勋著.—上海: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,2009

(少年励志版红色经典系列)

ISBN 978-7-5322-5719-5

I.烽… II.邱… III.儿童文学—革命故事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I28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29688 号

烽火三少年(下)

邱 勋/著

策划编辑/杜 蕾

责任编辑/张琳海 王子蔚

装帧设计/钮 灵 美术编辑/曾艳芳

封面绘画/夕梨雅 插图绘画/胡志明 朱 云 朱 泉

出版发行/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

经销/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/深圳市鹰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开本/787×1092 1/32 11.25 印张

版次/2009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书号/ISBN 978-7-5322-5719-5

定价/19.80 元(全两册)

策划/海豚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网址/www.dolphinmedia.cn 邮箱/dolphinmedia@vip.163.com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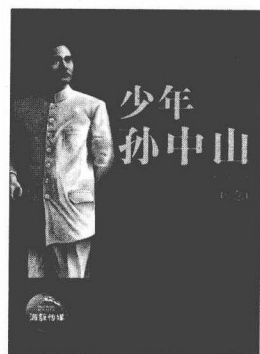
咨询电话/027-87398305 销售电话/027-8739682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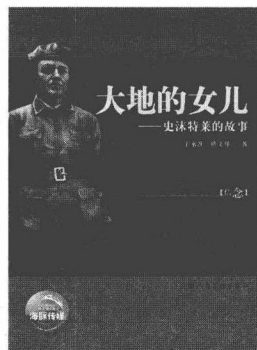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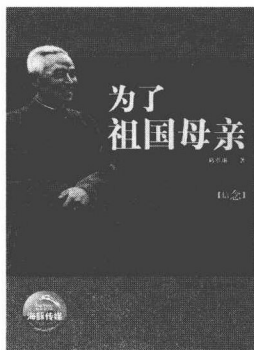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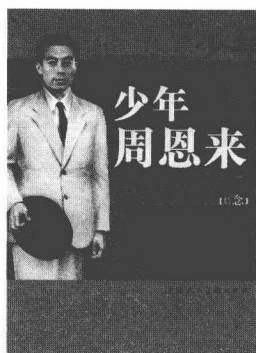
海豚传媒常年法律顾问/湖北立丰律师事务所 王清博士 邮箱/wangq007_65@sina.com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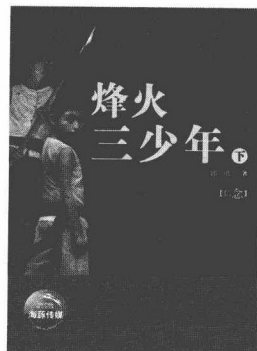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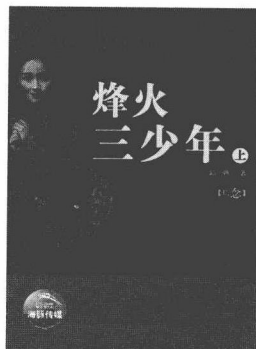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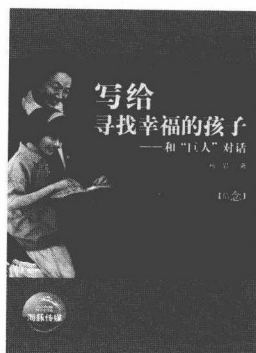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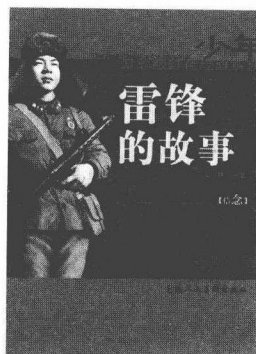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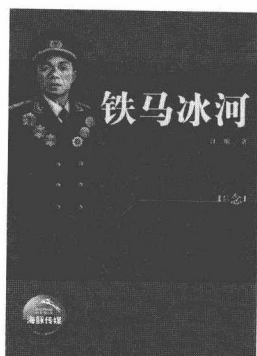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 少年励志版红色经典系列 ——

《少年励志版红色经典系列》丛书，致力于挖掘和发现一些伟人、名人、甚至平凡人物的高尚人生中的励志精神；致力于重新寻找和擦亮一些红色经典故事的熠熠光华；致力于激励和重塑一代青少年读者追慕崇高人生、崇仰远大理想、热爱祖国和民族、热爱世界与人类、热爱生活 and 事业等等正直的情操和高尚的品德。——这同样也是我们作为编辑者所追慕的一个高远的梦想。

已出版 20 册，每册定价 9.90 元。







目录

CONTENTS

烽火三少年

柳泉峪	1
第一场霜冻	21
小小的“团瓢”	37
夜半枪声	64
采 药	77
蛙 虫	102
山 洞	120
夜深沉	132
半碗水饺	149
雪花飘飘	171
官亭年集	199
年 节	217
卞桃花献计	239
愤怒的剪刀	254
毒辣的“竭泽取鱼”	266
解运途中	280
悄然隐退的晨星	292
一杆小马枪	312
春到沂蒙	323
尾 声	338

雪花飘飘

留孩被关在潘家一间耳房里，已经三天了。

屋里黑洞洞的，冷得像冰窖一般。那个瘦长条伪军，每天上午走来，把一只盛点残汤剩饭的小瓦盆扔到屋内，然后迅速带上门，“咔叭”一声捏上锁，又摇摇晃晃走开了。

留孩又哭又闹，破口大骂，把门捶得山响，晃得小屋眼看要坍塌。他眼睛凹下去了，手上划破几道口子，冒出一滴滴殷红的血珠。但是，他还是出不去，只听瘦长条在远处细声浪气地哼着小调儿，气得留孩的胸膛快要裂开了。

后来，留孩不再砸墙捶门了。他开始糟蹋屋里的东西，心里用最解恨的话咒骂潘彪的祖宗八代。房梁上挂着几只斗大的灯笼，它用细铁丝编织而成，透明的粉纸上贴着“潘宅”两个碗口大的字。每年春节，它里面点上大红蜡烛，挂在黑漆大门的两旁。留孩把它戳下来当球踢，一脚踢到窗棂上，又一脚踢到屋笆上，不一会儿，几个灯笼就全给踢得七歪八扭，成了麻花。墙上有几张褪了色的去年的年画，有一张画着两个柿子，一只公鸡，一头大象，底下四个字：“事事吉祥”，意思是用物品的谐音祝愿吉祥如意。

留孩把它一把撕下来，连踩了几十脚，踩得稀烂。另一张画着几个细皮白脸的男女，周围的金银元宝堆积如山，也有几行字，写的是：“河南有个沈万三，山东有个阮子蓝，金银财宝无其数，家有千顷好良田……”留孩立即明白了，这是在夸耀潘家的财富，并且盼望他家钱财越聚越多，非把这个潘家大院挤破不可。画上那个蓄着三绺长胡子的大概就指的是潘兰田，手捧官印的可能就指的是潘彪，身穿红袍，满头珠宝的准是卞桃花，那扣一顶红疙瘩缎帽正在弯腰点爆仗的自然是金库了。留孩用指甲把他们的眼珠全抠了去，又索性找块铁片把那一一只只脑袋割了下来。他还不解气，突然发现破木桌上有一只茶壶，几只茶碗。留孩把它抓到手里，高高举起，准备把它摔个粉碎，却又突然改变了主意，解开腰带，把茶壶茶碗全尿满了。

突然门外传来一阵鸟叫的声音，隔着窗纸的破洞望去，只见金库手提潘兰田的细竹金漆鸟笼子，从村外遛鸟回来，正大摇大摆地在甬路上走着。那只不知什么品种的鸟儿兴头未尽，挺胸凸肚地站在横梁上，正摇动着尾巴高声鸣叫。

留孩眼睛一骨碌，小舌头顶在上牙根上逗了一下。突然，他轻轻噘起了嘴唇。立即，百灵鸟那婉转的叫声就充溢了小小的耳房，并且从窗纸破洞里清晰地传了出来：“叽叽溜儿，叽叽溜儿……叽叽溜儿叽叽溜儿……”

鸟笼里那只鸟儿听到了叫声，仄起脑袋听了一阵儿，突然翻翻白眼珠，缩起脖子，耸拉了翎毛，摆出斗败了的款

儿，一声不响了。

金库放下鸟笼，几步跑到小屋窗前，朝里面大声喊：

“留孩！”

留孩一声不响，他坐在破床上，低着头，正在遮遮掩掩地朝袄襟底下藏着什么东西。

又传来金库一声喊叫：“哪来的鸟？交出来！”

留孩把脸转向墙脚，手压着衣角，还是一声不响。

金库又叫道：“怎么，舍不得？你等着！”

说着，金库转身跑了。身后又传来阵阵鸟鸣，又像百灵子又像画眉，比刚才叫得更加悠扬清脆、婉转动人……

一会儿，门口传来开锁的声音，金库满头大汗、气喘吁吁地跑了进来。

留孩却低头站在墙脚，呆呆地望着地上一个老鼠洞。

“交出来！”金库一把抓住留孩那乱蓬蓬的头发，“告诉你，进了这个大门，连你身上的跳蚤也得姓潘！”

留孩低低地说：“没有了。”

金库立陡起眼睛：“哪去啦？”

留孩指了指地上的老鼠洞。

“好小子，你故意把它放跑了！”金库伸出五指，朝留孩脸上抓了一把，留下五道血红的指印。留孩一双小拳头骨节嘎巴巴响。他咬紧嘴唇，瞥一眼敞开的房门，好容易压下了腾上来的火气。

“你给我赶快抓回来！”金库趴到地上，仔细瞅了瞅老鼠洞，“赶快拿水，灌！”

留孩迟迟疑疑走向小木桌，拿来茶壶和茶碗，放在金库跟前。金库一双小眼珠竖了起来，骂道：

“好小子，你偷茶喝！你不想活了！”

说着，金库又朝留孩脸上狠狠地抓了一把。这小子也许还没有完全进化成人类，骨血里还带有几分猴性，因而那双爪子特别锋利。留孩脸上立即被划开几道口子，顺着腮角流下来一串血珠。

“你小子想喝茶，也不看看你那模样！”金库又骂道，“我忙活了半天，正干得嗓子眼里着火呢！”

金库一面说着，一面端起了茶杯。留孩伸手擦擦腮角的血迹，眼睛里漾出一层笑意。他努力控制自己不要笑出声音来，一面说：

“就这么一点儿，你可不要全喝完了！”

金库没有回答，“咕嘟咕嘟”灌下一杯。

“好喝吧？”留孩忍着笑问道。

“你小子懂什么？少管！”金库说着，把剩下的全倒进老鼠洞里去了。

但是，那只能够婉转鸣叫的画眉或百灵鸟却没有逃出来。等了一阵儿，金库又命令留孩：

“水！”

“没有了！”留孩说。

金库喊叫着：“你腿断了吗？不会到门外水缸里舀吗？”

留孩故意装出胆怯的样子说：“我出这个门，行吗？”

“废话！”金库喊，“我叫去的，哪个敢管！”

留孩端起茶壶和小瓦盆，慢慢走出门口。他拐过一座假山，就贴着墙根撒开丫子跑了起来。

留孩并没有跑远，就被家丁发现，老鹰叼小鸡般把他抓住，摔到六角亭旁的雪堆上。

“想跑吗？”瘦长条说，“三寸鼻涕一寸个人，肚里鬼倒不少！”

另一个家丁龇龇大黄牙笑着说：“他是嫌屋里热，躺在雪堆上凉快凉快！”

瘦长条走过来，抓住留孩的脑瓜下死劲朝雪里摁去，一面说：

“种上他，明年春天看这小八路崽子发不发芽！”

大门口传来一阵脚步声，一群人走了过来。前面一个披一件日本军用皮大衣，眼上架着金丝眼镜，脚下高筒军靴，手里提着一根漆黑锃亮的文明棍儿。潘彪在他身后半步，侧身向着他，高一脚低一脚地走在甬路边上。那副铁青的脸上仿佛撒满了冰糖渣子，鼻子眼里都是一弹就朝下掉的笑意。只听他不住地说：“刘翻译官，路滑，脚下当心！”却不防自己脚下一滑，差点摔个四脚朝天，惹得身后跟随的伪军，一个个扭鼻斜眼，低头暗笑。那刘翻译官却不动声色，照直高视阔步，旁若无人地向前走来。

人群经过雪堆跟前，瘦长条几个都悄声垂手而立。刘翻译官扫了留孩一眼，没有停步。

留孩抖一抖脸上的雪粉，下死劲盯着刘翻译官的背影，眼望一行人走进客厅里去了。

“把他绑到树上，回头用棍棒赏他顿糖蘸子吃！”潘彪扭回头来恶狠狠地吩咐道。

西斜的太阳从花墙顶上滑下去，雪堆上化开的雪水又结了一层冰，大冷的天更增添了几分寒意。留孩被反绑到了一棵龙爪槐上，只见端茶送水的人不断从甬路上走过，隔着细木雕花的隔扇，客厅里传来阵阵杯盘相撞的声音，刘翻译官说话的声音，夹杂着潘彪一阵阵逢迎的笑声……

留孩听人说过，这刘翻译官是藤田从关外带来的，说起鬼子话来，舌头软得像面条儿，连个眼儿也不打。他是藤田的贴身“小棉袄”，官亭据点里他当着三分家。现在，听他用浓重的关外口音朝潘彪说：

“潘队长，这炮楼十天之内能不能修起来？”

接着传来潘彪的声音：

“皇军决定在咱柳泉峪修炮楼，实在是这一方山野小民的福分！只是眼下天寒地冻、滴水成冰，还求翻译官在藤田太君面前美言几句，宽限几天……”

刘翻译官打断潘彪的话说：

“潘队长，你是行伍出身，该知道一句话：军令如山！皇军这次‘扫荡’，兵员之多，来势之猛，在华北战场上都是空前的。由于共军诡计多端，西路保安团配合不力，共军主力早就跳出网口，安全突围。我们的合击点选在大崮岭，等收紧网底，只抓到国民党五个七军一批残兵败将，另外只有一些老弱乡民——连当‘华工’都不够材料！因为这

个，总司令官发了脾气，西路指挥官剖腹自杀，好几位幕僚官佐都受到降职处分。皇军命令：在官亭镇周围几十里内增设炮楼，稳住阵脚，守住这条进山的交通要道，为明年的报复性行动做好准备！如此看来，炮楼一事干系甚为重大！潘队长，请你好好掂掂分量！”

潘彪连声回答：

“明白！明白！小的统统明白——菜凉了，边吃边谈！穷山沟，没什么好吃的，请翻译官尝尝这道清蒸山鸡……”

屋里话声停了，只听筷子和酒杯一阵乱响。留孩手脚早冻木了，仿佛不是长在自己身上一般，这时肚子里却“咕噜噜”一阵阵响了起来。他抽抽鼻头，突然咳出一口黏痰，“呸”的一声，吐到窗前结冰的花坛上了。

“汉奸，汉奸，汉奸！噎死你！卡死你！撑死你！”留孩耳听屋里杯盘响动的声音，在心里低低地骂道。

过了一阵，又传来潘彪的声音：

“……修炮楼的砖石木料倒在其次，只是这大批劳力一时抓挠不全……”

刘翻译官冷笑一声：

“潘队长，我来给你当个小工儿吧……”

潘彪苦笑一声，没敢再说什么。

人影一晃，刘翻译官走到窗前来了。他仿佛不经心似的扫了留孩一眼。留孩鼓起腮帮子，又朝他吐出一口黏痰，心里的话骂出声来了：

“狗汉奸！大汉奸！噎死你！卡死你！撑死你！”

刘翻译官却不动声色，好像什么也没有听到。他扭过脸去望着那虬曲盘旋的龙爪槐树枝，望着树枝上挂着的那只鸟笼，望着鸟笼里那只寂寞困倦的鸟儿，又抬头望望那笼着轻烟薄暮的天空。留孩随着他的视线望去，一群吱吱喳喳的鸟儿，掠过村子上空，自由自在地舒展开翅膀，朝青石崮山外的丛林中飞去了。

过了一会儿，潘彪陪刘翻译官等人走出客厅，朝门外走去。潘兰田站在瓷砖照壁前面，躬腰点头地说：

“翻译官驾临寒舍，真是蓬筚生辉！皇军面前请多多关照！”

刘翻译官略点一下头，没有回答。潘兰田望着他那被北风翻动的军用羊皮大衣，肚里骂道：

“敲了我的猢猻皮筒子去，却又舍不得穿！娘的，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外路畜牲！”

留孩瞪起眼睛，眼望他们走向大门。风地里传来潘彪的声音：

“就照您的吩咐，只要长腿长胳膊的统统去修炮楼！”他扭头扫一眼留孩，“对，对！这小崽子也叫他去，不能让他吃白饭！”又凑到刘翻译官耳根底下，“可这陈虹的事……”

刘翻译官大声说：

“别的话你不要跟我说，我要的是炮楼！”

潘彪连连点头：“对对对！如今皇军把守得铜帮铁底，天又冷得冰窖一般，她一个重伤号，谅也活不出去……”

刘翻译官没有回答，他从随从手里接过马鞭子，走出街门。

不一会儿，村街上就卷起一阵急速的马蹄声，越去越远了。

柳泉峪西北角的空地上，用铁丝网圈起几亩大一块地场。铁蒺藜栅栏门旁边，两个伪军持枪站岗。空场中间，一群庄稼汉子，穿着各式各样的破旧衣裳，黑着脸在雪地里干活。潘彪传下话来，不论大男小女，按人头计算，每人交五块砖。空场一角，七大八小、型号不同的砖块，乱七八糟地堆放着。卞鬼手提一把利镢，带领几名伪军在庄里庄外乱转，不论枣树、梨树、核桃树，只要对了眼，一利镢下去，在树干上劈个白印子，用秃毛笔在上面画个数码，这树就算被“皇军”号上账，要为“大东亚圣战”效劳了。一张大锯贴地皮把树割断，砍去毛枝，一棵棵抬到空地上。耿喜担着卖豆腐的筐头，闷声不响搬运着沙土。石太平拆了鸡窝，把沾满鸡屎的砖块装进粪筐，一瘸一拐地走来。而在空场中心，刚放出来的石山根、耿喜嫂、大愣、留孩和另外一些庄稼汉子，正沿着灰线在冻土上挖着炮楼的地槽。

柳泉峪瘦筋巴巴地蜷缩在没有阳光的山坡上，天阴沉沉的，灰蒙蒙的，僵板板的。干雪拂拂扬扬飘下来，落到人们的脖颈、头发和眼眉上。树叶早就落了个秃溜光，枯枝在冷风里哆嗦着，哨子一般吱吱尖叫。一只黑老鸱缩着脖子蹲在树枝上，北风狂暴地掀起它稀疏的翎毛，像要

一根根给它拔光一样。只听它“哇”的一声尖叫，箭一样飞走了。

大愣重重地刨下一镐，满肚子的火气都聚到镐头上，仿佛刨的不是冻土，而是鬼子和潘彪的脑瓜，“真拿咱中国人不当块咸菜，治得人死不了，活不成！下着大雪又逼着修这熊炮楼，说起尸不像起尸，说修坟不像修坟！”

“听说是潘兰田那条老狗给看的风水，鬼子信了他的话，才点了穴，把炮楼修到这里啦！看看，家门口竖上这么个太岁，真把钉子钉到咱心尖子上啦！”一个干瘦的小老汉凑过来说，他扫一眼留孩：“这么点儿的孩子也逼着来受这份罪，老天就不睁睁眼儿吗？”

大愣又猛力刨出一镐，气咻咻地插嘴说：

“老天有个什么用！它要有本事就不下这份熊雪，干脆下个大磨扇，这么一研悠算啦！”

“那可中！研悠了鬼子汉奸当然好，研悠了好人咱可不干！”石山根不急不躁、神态安详地说，“看你，抢命一样，怕没得活儿干了吗？——闪一闪，看我折上这几锹去！”

说着，他端起一小锹土，轻轻扬到沟沿上，那锹头却又朝怀里一带，多半锹土又顺着锹头流回地槽里。他就这么不慌不忙地干着，铲出去的沙土倒不如流回来的多。又听他说：“风口雪地里干个活倒是不孬，又省得闲得筋疼，又省得积下热病！”

别看石山根笑着说这不痛不痒的话，可谁也看不出，他心里正翻腾着呢！